

□ 站内搜索 □

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:

□ 同类目录 □

- 先秦诸子
- 两汉经学
- 魏晋玄学
- 隋唐儒道释之合流
- 宋明理学
- 明清哲学
- 相关研究
- 现代人读《四书五经》

□ 同类热点 □

- 春秋左氏传
- 易传
- 易经·系辞
- 法家
- 管子
- 易经·说卦传
- 老子原典
- 易学传统简介
- 庄子
- 黄帝四经(选)
- 墨子闲诂(上)
- 墨家学说的兴盛与其墨家组织
- 易经·杂卦传
- 抱朴子内篇
- 商君书 公孙鞅

当前类别: 首页 >> 新版国学 >> 哲学 >> 先秦诸子

馆藏《易经》综合研究(7)

发布时间: 2010-7-26 13:56:19 被浏览数: 次 来源: 中华论坛

文字【大 中 小】)

附卷一:《易经》楚竹书、汉竹书、汉帛书、传世本对照(按汉帛书的篇章次序)

附卷二:《序卦传》、《彖辞上传》、《彖辞下传》、《系辞上传》、《系辞下传》、《象辞上传》、《象辞下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、《文言传》十传

序卦传

有天地,然后万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,故受之以《屯》。《屯》者,盈也。《屯》者,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,故受之以《蒙》。《蒙》者,蒙也,物之稚也。物稚不可不养也,故受之以《需》。《需》者,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讼,故受之以《讼》。讼必有众起,故受之以《师》。《师》者,众也。众必有所比,故受之以《比》。《比》者,比也。比必有所畜,故受之以《小畜》。物畜然后有礼,故受之以《履》。《履》者,礼也。履而泰然后安,故受之以《泰》。《泰》者,通也。物不可以终通,故受之以《否》。物不可以终否,故受之以《同人》。与人同者,物必归焉,故受之以《大有》。有大者不可以盈,故受之以《谦》。有大而能谦必豫,故受之以《豫》。豫必有随,故受之以《随》。以喜随人者必有事,故受之以《蛊》。《蛊》者,事也。有事而后可大,故受之以《临》。《临》者,大也。物大然后可观,故受之以《观》。可观而后有所合,故受之以《噬嗑》。嗑者,合也。物不可苟合而已,故受之以《贲》。《贲》者,饰也。致饰然后亨则尽矣,故受之以《剥》。《剥》者,剥也。物不可以终尽剥,穷上反下,故受之以《复》。复则不妄矣,故受之以《无妄》。有无妄,物然后可畜,故受之以《大畜》。物畜然后可养,故受之以《颐》。《颐》者,养也。不养则不可动,故受之以《大过》。物不可以终过,故受之以《坎》。《坎》者,陷也。陷必有所丽,故受之以《离》。《离》者,丽也。

有天地然后有万物,有万物然后有男女,有男女然后有夫妇,有夫妇然后有父子,有父子然后有君臣,有君臣然后有上下,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。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,故受之以《恒》。《恒》者,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,故受之以《遁》。《遁》者,退也。物不可以终遁,故受之以《大壮》。物不可以终壮,故受之以《晋》。《晋》者,进也。进有所伤,故受之以《明夷》。夷者,伤也。伤于外者必反于家,故受之以《家人》。家道穷必乖,故受之以《睽》。《睽》者,乖也。乖必有难,故受之以《蹇》。《蹇》者,难也。物不可以终难,故受之以《解》。《解》者,缓也。缓必有所失,故受之以《损》。损而不已必益,故受之以《益》。益而不已必决,故受之以《夬》。《夬》者,决也。决必有遇,故受之以《姤》。《姤》者,遇也。物相遇而后聚,故受之以《萃》。《萃》者,聚也。聚而上者谓之升,故受之以《升》。升而不已必困,故受之以《困》。困乎上者必反下,故受之以《井》。井道不可不革,故受之以《革》。革物者莫若鼎,故受之以《鼎》。主器者

莫若长子，故受之以《震》。《震》者，动也。动不可以终日，止之，故受之以《艮》。《艮》者，止也。物不可以终止，故受之以《渐》。《渐》者，进也。进必有所归，故受之以《归妹》。得其所归者必大，故受之以《丰》。《丰》者，大也。穷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《旅》。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《巽》。《巽》者，入也。入而后说之，故受之以《兑》。《兑》者，说也。说而后散之，故受之以《涣》。《涣》者，离也。物不可以终离，故受之以《节》。节而信之，故受之以《中孚》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《小过》。有过物者必济，故受之以《既济》。物不可穷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济》终焉。

彖辞上传

大哉《乾》“元”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保合大和，乃“利贞”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至哉《坤》“元”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“亨”。“牝马”地类，行地无疆，柔顺“利贞”。“君子”攸行，“先迷”失道，“后”顺“得”常。“西南得朋”，乃与类行；“东北丧朋”，乃终有庆。“安贞”之“吉”，应地无疆。

《屯》，刚柔始交而难生。动乎险中，大“亨贞”。雷雨之动满盈，天造草昧。宜“建侯”而不宁。

《蒙》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蒙。《蒙》“亨”，以亨行时中也。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，志应也。“初筮告”，以刚中也。“再三渎，渎则不告”，渎蒙也。蒙以养正。圣功也。

《需》须也。险在前也，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《需》，“有孚，光亨，贞吉”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往有功也。

《讼》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。“讼：有孚窒惕，中吉”，刚来而得中也。“终凶”，讼不可成也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尚中正也，“不利涉大川”，入于渊也。

《师》，众也。贞，正也。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之，“吉”又何“咎”矣。

《比》，“吉”也；《比》，辅也，下顺从也。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，以刚中也。“不宁方来”，上下应也。“后夫凶”，其道穷也。

《小畜》，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。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“亨”。“密云不雨”，尚往也。“自我西郊”，施未行也。

《履》，柔履刚也。说而应乎乾，是以“履虎尾，不啞人”。“亨”。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《泰》，“小往大来，吉，亨”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；上下交而其志同也；内阳而外阴；内健而外顺；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“《否》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。大往小来。”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。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，内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

《同人》，柔得位得中，而应乎乾，曰《同人》。《同人》曰：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“君子”正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

《大有》，柔得尊位大中，而上下应之，曰《大有》。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《谦》，“亨”。天道下济而光明；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，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“君子”之“终”也。

《豫》。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《豫》。豫，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？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，《豫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随》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《随》。大“亨贞无咎”，而天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。

《蛊》，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《蛊》。《蛊》“元亨”，而天下治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往有事也。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。

《临》，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。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“至于八月有凶”，消不久也。

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，《观》。“盥而不荐，有孚

若”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颐中有物曰《噬嗑》。噬嗑而“亨”，刚柔分，动而明，雷电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“利用狱”也。

《贲》，“亨”，柔来而文刚，故“亨”。分刚上而文柔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。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《剥》，剥也，柔变刚也。“不利有攸往”，小人长也。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

《复》，“亨”，刚反，动而以顺行。是以“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”。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”，天行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刚长也。《复》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

《无妄》，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，动而健，刚中而应。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无妄之往，何以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！

《大畜》，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其德。刚上而尚贤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“不家食吉”，养贤也，“利涉大川”，应乎天也。

《颐》，“贞吉”，养正则吉也。“观颐”，观其所养也。“自求口实”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颐之时大矣哉。

《大过》，大者过也。“栋桡”，本末弱也。刚过而中，巽而说，行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乃“亨”。《大过》之时大矣哉！

《习坎》，重险也。水，流而不盈，行险而不失其信。“维心亨”，乃以刚中也。“行有尚”，往有功也。天险，不可升也；地险，山川丘陵也；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险之时用大矣哉！

《离》，丽也。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重，明以丽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柔丽乎中正，故“亨”，是以“畜牝牛吉”也。

彖辞下传

《咸》，感也。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。止而说，男下女，是以“亨利

贞，取女吉”也。天地感，而万物化生。圣人感人心，而天下和平。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《恒》，久也。刚上而柔下，雷风相与，巽而动，刚柔皆应，《恒》。《恒》“亨，无咎，利贞”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终则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；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；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观其所恒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

《遁》“亨”，遁而亨也。刚当位而应，与时行也。“小利贞”，浸而长也。《遁》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大壮》，大者壮也。刚以动，故壮。《大壮》“利贞”，大者正也。正大，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

《晋》，进也。明出地上。顺而丽乎大明，柔进而上行，是以“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”也。

明入地中，《明夷》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“利艰贞”，晦其明也，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《家人》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《睽》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说而丽乎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“小事吉”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。男女睽而其志通也。万物睽而其事类也，睽之时用大矣哉！

《蹇》，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知矣哉。《蹇》，“利西南”，往得中也。“不利东北”，其道穷也。“利见大人”，往有功也。当位“贞吉”，以正邦也。《蹇》之时用大矣哉！

《解》，险以动，动而免乎险，《解》。《解》“利西南”，往得众也。“其来复吉”，乃得中也。“有攸往夙吉”，往有功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《解》之时大矣哉！

《损》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损而“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。”二簋应有时，损刚益柔有时。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

《益》，损上益下，民说无疆。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中正有

庆。“利涉大川”，木道乃行。《益》动而巽，日进无疆，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，与时偕行。

《夬》，决也。刚决柔也。健而说，决而和。“扬于王庭”，柔乘五刚也。“孚号有厉”，其危乃光也。“告自邑，不利即戎”，所尚乃穷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刚长乃终也。

《姤》，遇也，柔遇刚也。“勿用取女”，不可与长也，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也。刚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姤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萃》，聚也。顺以说，刚中而应，故聚也。“王假有庙”，致孝享也。“利见大人亨”，聚以正也。“用大牲吉。利有攸往”，顺天命也。观其所聚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！

柔以时《升》，巽而顺，刚中而应，是以大“亨”。“用见大人，勿恤”，有庆也。“南征吉”，志行也。

《困》，刚掩也。险以说，困而不失其所，亨，其唯君子乎？“贞大人吉”，以刚中也。“有言不信”，尚口乃穷也

巽乎水而上水，《井》。井养而不穷也。“改邑不改井”，乃以刚中也。“汔至亦未繙井”，未有功也。“羸其瓶”，是以“凶”也。

《革》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“革”。

“巳日乃孚”，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说，大“亨”以正。革而当，其“悔”乃“亡”。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大矣哉！

《鼎》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烹饪也。圣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养圣贤。巽而耳目聪明，柔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《震》，“亨”。“震来虩虩”，恐致福也。“笑言哑哑”，后有则也。“震惊百里”，惊远而惧迩也。出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以为祭主也。

《艮》，止也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上下敌应，不相与也。是以“不获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”也。

《渐》之进也，“女归吉”也。进得位，往有功也。进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。其位刚得中也。止而巽，动不穷也。

《归妹》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天地不交，而万物不兴。归妹，人之终始也。说以动，所归妹也。“征凶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无攸利”，柔乘刚也。

《丰》，大也。明以动，故丰。“王假之”，尚大也。“勿忧，宜日中”，宜照天下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
《旅》“小亨”，柔得中乎外，而顺乎刚，止而丽乎明，是以“小亨，旅贞吉”也。旅之时义大矣哉！

重《巽》以申命，刚巽乎中正而志行，柔皆顺乎刚。是以“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见大人”。

《兑》，说也。刚中而柔外，说以“利贞”，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。说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，说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说之大，民劝矣哉！

《涣》，“亨”。刚来而不穷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。“王假有庙”，王乃在中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乘木有功也。

《节》，“亨”。刚柔分而刚得中。“苦节不可贞”，其道穷也。说以行险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。天地节而四时成。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

《中孚》，柔在内而刚得中，说而巽，孚乃化邦也。“豚鱼吉”，信及豚鱼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乘木舟虚也。“中孚”以“利贞”，乃应乎天也。

《小过》，小者过而“亨”也。过以“利贞”，与时行也。柔得中，是以“小事吉”也。刚失位而不中，是以“不可大事”也。有飞鸟之象焉。“飞鸟遗之音，不宜上，宜下，大吉”，上逆而下顺也。

《既济》，“亨”，小者亨也。“利贞”，刚柔正而位当也。“初吉”，柔得中也。“终”止则“乱”，其道穷也。

《未济》“亨”，柔得中也。“小狐汔济”，未出中也。“濡其尾”“无攸利”，不续终也。虽不当位，刚柔应也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；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；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；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是故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圣人设卦、观象、系辞焉，而明吉凶，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；悔吝者，忧虞之象也；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；刚柔者，昼夜之象也；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。

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变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，善补过也。

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，齐大小者存乎卦，辨吉凶者存乎辞，忧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是故卦有大小，辞有险易。辞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

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与天地相似，故不违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，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易无体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

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，至矣哉！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。生生之谓易，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，极数知来之谓占，通变之谓事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

夫《易》广矣，大矣！以言乎远则不御，以言乎迩则静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。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之义配日月，易简之善配至德。

子曰：“《易》，其至矣乎。夫《易》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知崇礼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。天地设位，而《易》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。”

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，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。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

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；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。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发乎迩，见乎远；言行，君子之枢机；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慎乎。”

“《同人》：‘先号咷而后笑’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

“初六：藉用白茅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苟错诸地而可矣，借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夫茅之为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术也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”

“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”子曰：“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语以其功下者也。德言盛，礼言恭。谦也者，致公以存其位者也。”

“亢龙，有悔。”子曰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

“不出户庭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乱之所生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凡事不密则害成；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”

子曰：“作《易》者，其知盗乎。《易》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负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。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《易》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盗之招也。”

天一，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，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。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
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为二以象两，挂一以象三；揲之以四，以象四时。归奇于扚以象闰，五岁再闰，故再扚而后挂。

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，当期之日。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之数也。

是故四营而成《易》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，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显道、神、德、行，是故可与酬酢，可与祐神矣。子曰：“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！”

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。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。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通其普，遂成天下之文。极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。《易》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。夫《易》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子曰：“夫《易》何为者也？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。是故蓍之德圆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六爻之义易以贡。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。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。其孰能与于此哉！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！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是兴神物以前民用。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是故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，一阖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，见乃谓之器，形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谓之神。

是故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变通莫大乎四时，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。备物致用，立功成器，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。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龟。

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。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系辞焉，所以告也，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断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祐者，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，履信，思乎顺，又以尚贤也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也。”

子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”然则圣人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“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

乾坤，其《易》之缊邪？乾坤成列，而《易》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毁，则无以见《易》。《易》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

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

是故夫象，圣人有以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，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。默而存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系辞下传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。系辞焉而命之，动在其中矣。

吉凶悔吝者，生乎动者也。刚柔者，立本者也。变通者，趣时者也。吉凶者，贞胜者也。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。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。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。

夫乾确然，示人易矣。夫坤隤然，示人简矣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，曰仁；何以聚人，曰财；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，曰义。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《离》。

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于下，盖取讲《益》。

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

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普，使民不倦；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《乾》、《坤》。

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、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涣》。

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随》。

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《豫》。

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杵臼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《小过》。

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《睽》。

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《大壮》。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盖取诸《大过》。

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。

是故《易》者，象也。象也者，像也。彖者，材也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。是故吉凶生，而悔吝著也。

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其故何也？阳卦奇，阴卦耦，其德行何也？阳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。阴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

《易》曰：“憧憧往来，月从尔思。”子曰：“天下何思何虑？天下同归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？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；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成焉；往者屈也，来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；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”

《易》曰：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”子曰：“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；非所据而据焉，身必危；既辱且危，死期将至，妻其可得见耶？”

《易》曰：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隼者，禽也。弓矢者，器也。射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？动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获，语成器而动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惩。小惩而大诫，此小人之福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屡校灭趾，无咎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“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。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，故恶积而不可揜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《易》曰‘何校灭耳，凶。’”

子曰：“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乱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其亡！其亡！系于苞桑。’”

子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少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《易》曰：‘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’言不胜其任也。”

子曰：“知几，其神乎！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读，其知几乎。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《易》曰：‘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；’介如石焉，宁用终日，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”

子曰：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。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也。《易》曰：‘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’”

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《易》曰：‘三人行，则损一人；一人行，则得其友。’言致一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易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。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动，则民不与也；惧以语，则民不应也；无交而求，则民不与也；莫之

与，则伤之者至矣。《易》曰：‘莫益之，或击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’”

子曰：“乾坤，其《易》之门也。”乾，阳物也。坤，阴物也。阴阳合德，而刚柔有体。以体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其称名也，杂而不越。于稽其类，其衰世之意邪？夫《易》彰往而察来，而微显阐幽，开而当名辨物，正言断辞，则备矣。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其旨远，其辞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隐，因贰以济民行，以明失得之报。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是故《履》，德之基也。《谦》，德之柄也。《复》，德之本也。《恒》，德之固也。《损》，德之修也。《益》，德之裕也。《困》，德之辨也。《井》，德之施也。《巽》，德之制也。

《履》，和而至。《谦》，尊而光。《复》，小而辨于物。《恒》，杂而不厌。《损》，先难而后易。《益》，长裕而不设。《困》，穷而通。《井》，居其所而迁。《巽》，称而隐。《履》以和行。《谦》以制礼。《复》以自知。《恒》以一德。《损》以远害。《益》以兴利，《困》以寡怨。《井》以辨义。《巽》以行权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。其出入以度外内，使知惧，又明于忧患与故。无有师保，如临父母。初率其辞而揆其方，既有典常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原始要终，以为质也。六爻相杂。唯其时物也。其初难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辞拟之，卒成之终。若夫杂物撰德，辨是与非，则非其中爻不备。噫亦要存亡吉凶，则居可知矣。知者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。二与四同功而异位，其善不同，二多誉，四多惧，近也。柔之为道不利远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与五同功而异位，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贵贱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刚胜邪？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材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材之道也。道有变动，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杂，故曰文。文不当。故吉凶生焉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材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材之道也。道有变动，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杂，故曰文。文不当。故吉凶生焉。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。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。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，以知险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顺也，德行恒简，发知阻。能说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

是故变化云为，吉事有祥。象事知器，占事知来。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八卦以象告，爻象以情言，刚柔杂居，而吉凶可见矣。变动以利言，吉凶以情迁，是故爱恶相攻，而吉凶生。远近相取，而悔吝生，情伪相感，而利害生。

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则凶，或害之，悔且吝。将叛者，其辞惭。中心疑者，其辞枝。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诬善之人，其辞游；失其守者，其辞屈。

天行《健》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在下也。“见龙在田”，德施普也。“终日乾乾”，反复道也。“或跃在渊”，进“无咎”也。“飞龙在天”，“大人”造也。“亢龙有悔”，盈不可久也。

“用九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

地势《坤》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“履霜坚冰”，阴始凝也；驯致其道，至“坚冰”也。“六二”之动，“直”以“方”也；“不习无不利”，地道光也。“含章可贞”，以时发也；“或从王事”，知光大也。“括囊无咎”，慎不害也。“黄裳元吉”文在中也。“龙战于野”，其道穷也。

“用六永贞”，以大终也。

云雷，《屯》。君子以经纶。

虽“磐桓”，志行正也；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“六二”之难，乘刚也；“十年乃字”，反常也。“即鹿无虞”，以从禽也；“君子舍”之，“往咎”，穷也。“求”而“往”，明也。“屯其膏”，施未光也。“泣血涟如”，何可长也？

山下出泉，《蒙》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

“利用刑人”，以正法也。“子克家”，刚柔节也。“勿用取女”，行不顺也。“困蒙”之“吝”，独远实也。“童蒙”之“吉”顺以巽也。“利”用“御寇”，上下顺也。

云上于天，《需》。君子以饮食宴乐。

“需于郊”，不犯难行也。“利用恒无咎”，未失常也。“需于沙”，衍在中也。虽“小有言”，以“终吉”也。“需于泥”，灾在外也。自我“致寇”，敬慎不败也。“需于血”，顺以听也。“酒食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“不速之客来，敬之终吉”，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天与水违行，《讼》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
“不永所事”，讼不可长也。虽“小有言”，其辩明也。“不克讼”，“归逋”窜也。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。“食旧德”，从上“吉”也。“复即命渝”，“安贞”不失也。“讼元吉”，以中正也。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地中有水，《师》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
“师出以律”，失律“凶”也。“在师中吉”，承天宠也。“王三锡命”，怀万邦也。“师或舆尸”，大无功也。“左次无咎”，未失常也。“长子帅师”，以中行也。“弟子舆尸”，使不当也。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。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乱邦

也。

地上有水，《比》。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

《比》之“初六”，“有它吉”也。“比之自内”，不自失也。“比之匪人”，不亦伤乎？“外比”于贤，以从上也。“显比”之“吉”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顺，“失前禽”也。“邑人不诫”，上使中也。“比之无首”，无所终也。

风行天上，《小畜》。君子以懿文德。

“复自道”，其义“吉”也。“牵复”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“夫妻反目”，不能正室也。“有孚惕出”，上合志也。“有孚挛如”，不独富也。“既雨既处”，“德”积“载”也。“君子征，凶”，有所疑也。

上天下泽，《履》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
“素履”之“往”，独行愿也。“幽人贞，吉”，中不自乱也。“眇能视”，不足以有明也。“跛能履”，不足以与行也。“啞人”之“凶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武人为于大君”，志刚也。“愬愬，终吉”，志行也。“夬履，贞厉”，位正当也。“元吉”在上，大有庆也。

天地交，《泰》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“拔茅，征吉”，志在外也。“包荒，得尚于中行”，以光大也。“无往不复”，天地际也。“翩翩不富”，皆实失也，“不戒以孚”，中心愿也。“以祉，元吉”，中以行愿也。“城复于隍”，其命乱也。

天地不交，《否》。君子以险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。

“拔茅贞吉”，志在君也。“大人否亨”，不乱群也。“包羞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有命，无咎”，志行也。“大人”之“吉”，位正当也。“否”终则“倾”，何可长也！

天与火，《同人》。君子以类族辨物。

出门“同人”，又谁“咎”也。“同人于宗”，“吝”道也。“伏戎于莽”，敌刚也。“三岁不兴”，安行也？“乘其墉”，义，“弗克”也；其“吉”，则困而反则也。“同人”之“先”，以中直也。“大师相遇”，言相“克”也。“同人于郊”，志未得也。

火在天上，《大有》。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

《大有》、《初九》，“无交害”也。“大车以载”，积中不败也。“公用亨于天子”，“小人”害也。“匪其彭，无咎”，明辩哲也。“厥孚交如”，信以发志也。“威如”之“吉”，易而无备也。《大有》上吉，“自天祐”也。

地中有山，《谦》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

“谦谦君子”，卑以自牧也。“鸣谦贞，吉”，中心得也。“劳谦君子”，万民服也。“无不利，撝谦”，不违则也。“利用侵伐”，征不服也。“鸣谦”，志未得也。可“用行师”，“征邑国”也。

雷出地奋，《豫》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“初六鸣豫”，志穷“凶”也。“不终日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“盱豫有悔”，位不当也。“由豫大有得”，志大行也。“六五贞疾”，乘刚也。“恒不死”，中未亡也。“冥豫”在“上”，何可长也！

泽中有雷，《随》。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“官有渝”，从正“吉”也。“出门交有功”，不失也。“系小人”，弗兼与也。“系丈夫”，志舍下也。“随有获”，其义“凶”也。“有孚在道”，“明”功也。“孚于嘉吉”，位正中也。“拘系之”，上穷也。

山下有风，《蛊》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“干父之蛊”，意承考也。“干母之蛊”，得中道也。“干父之蛊”，终“无咎”也。“裕父之蛊”，往未得也。“干父用誉”，承以德也。“不事王侯”，志可则也。

泽上有地，《临》。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。

“咸临，贞吉”，志行正也。“咸临，吉，无不利”，未顺命也。“甘临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既忧之”，“咎”不长也。“至临，无咎”，位当也。“大君之宜”，行中之谓也。“敦临”之“吉”，志在内也。

风行地上，《观》。先王以省方，观民设教。

《初六》“童观”，“小人”道也。“窥观女贞”，亦可丑也。“观我生，进退”，未失道也。“观国之光”，尚“宾”也。“观我生”，观民也。“观其生”，志未平也。

电雷，《噬嗑》。先王以明罚敕法。

“履校灭趾”，不行也。“噬肤灭鼻”，乘刚也。“遇毒”，位不当也。“利艰贞，吉”，未光也。“贞厉，无咎”得当也。“何校灭耳”，聪不明也。

山下有火，《贲》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

“舍车而徒”，义弗乘也。“贲其须”，与上兴也。“永贞之吉”，终莫之陵也。《六四》当位，疑也；“匪寇婚媾”，终无尤也。《六五》之吉，有喜也。“白贲无咎”，上得志也。

山附于地，《剥》。上以厚下，安宅。

“剥床以足”，以灭下也。“剥床以辨”，未有与也。“剥之无咎”，失上下也。“剥床以肤”，切近灾也。“以宫人宠”，终无尤也。“君子得舆”，民所载也。“小人剥庐”，终不可用也。

雷在地中，《复》。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

“不远”之“复”，以修身也。“休复”之“吉”，以下仁也。“频复”之“厉”，义“无咎”也。“中行独复”，以从道也。“敦复无悔”，中以自考也。“迷复”之“凶”，反君道也。

天下雷行，物与《无妄》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

“无妄之往”，得志也。“不耕获”，未富也。行人得牛，邑人灾也。“可贞无咎”，固有之也。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，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

天在山中，《大畜》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

“有厉，利已”，不犯灾也。“舆说复”，中无尤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上合志也。《六四》“元吉”，有喜也。《六五》之“吉”，有庆也。“何天之衢”，道大行也。

山下有雷，《颐》。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

“观我朵颐”，亦不足贵也。《六二》“征凶”，行失类也。“十年勿用”，道大悖也。“颠颐”之“吉”，上施光也。“居贞”之“吉”顺以从上也。“由颐，厉吉”，大有庆也。

泽灭木，《大过》。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。

“藉用白茅”，柔在下也。“老夫女妻”，过以相与也。“栋桡”之“凶”，不可以有辅也。“栋隆”之“吉”，不桡乎下也。“枯杨生华”，何可久也。“老妇士夫”，亦可丑也。“过涉”之“凶”，不可咎也。

水洊至，《习坎》。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

“习坎入坎”，失道“凶”也。“求小得”，未出中也。“来之坎坎”，终无功也。“樽酒簋贰”，刚柔际也。“坎不盈”，中未大也。《上六》失道，“凶”三岁也。

明两作，《离》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

“履错”之“敬”，以辟“咎”也。“黄离元吉”，得中道也。“日昃之离”，何可久也！“突如其来如”，无所容也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离王公也。“王用出

征”，以正邦也。“获匪其丑”，大有功也。

象辞下传

山上有泽，《咸》。君子以虚受人。

“咸其拇”，志在外也。虽“凶，居吉”，顺不害也。“咸其股”，亦不处也。志在“随”人，所“执”下也。“贞吉悔亡”，未感害也。“憧憧往来”，未光大也。“咸其脢”，志末也。“咸其辅、颊、舌”，滕口说也。

雷风，《恒》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

“浚恒”之“凶”，始求深也。《九二》“悔亡”，能久中也。“不恒其德”，无所容也。久非其位，安得“禽”也？“妇人贞吉”，从一而终也。“夫子”制义，从妇“凶”也。“振恒”在上，大无功也。

天下有山，《遁》。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。

“遁尾”之“厉”，不往何灾也？“执用黄牛”，固志也。“系遁”之“厉”，有疾惫也。“畜臣妾吉”，不可大事也。“君子好遁，小人否”也。“嘉遁贞吉”，以正志也。“肥遁无不利”，无所疑也。

雷在天上，《大壮》。君子以非礼弗履。

“壮于趾”，其“孚”穷也。《九二》“贞吉”，以中也。“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”也。“藩决不羸”，尚往也。“丧羊于易”，位不当也。“不能退，不能遂”，不详也。“艰则吉”，咎不长也。

明出地上，《晋》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

“晋如摧如”，独行正也。“裕无咎”，未受命也。“受兹介福”，以中正也。“众允”之，志上行也。“鼫鼠贞厉”，位不当也。“失得勿恤”，往有庆也。“维用伐邑”，道未光也。

明入地中，《明夷》。君子以莅众，用晦而明。

“君子于行”，义“不食”也。《六二》之“吉”，顺以则也。“南狩”之志，乃大得也。“入于左腹”，获心意也。“箕子”之“贞”，“明”不可息也。“初登于天”，照四国也。“后入于地”，失则也。

风自火出，《家人》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

“闲有家”，志未变也。《六二》之“吉”，顺以巽也。“家人嗃嗃”，未失也。“妇子嘻嘻”，失家节也。“富家大吉”，顺在位也。“王假有家”，交相爱也。“威如”之“吉”，反身之谓也。

上火下泽，《睽》。君子以同而异。

“见恶人”，以辟“咎”也。“遇主于巷”，未失道也。“见舆曳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无初有终”，遇刚也。“交孚无咎”，志行也。“厥宗噬肤”，往有庆也。“遇雨”之“吉”，群疑亡也。

山上有水，《蹇》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

“往蹇来誉”，宜待也。“王臣蹇蹇”，终无尤也，“往蹇来反”，内喜之也。“往蹇来连”，当位实也，“大蹇朋来”，以中节也。“往蹇来硕”，志在内也。“利见大人”，以从贵也。

雷雨作，《解》。君子以赦过宥罪。

刚柔之际，义“无咎”也，《九二》“贞吉”，得中道也。“负且乘”，亦可丑也。自我致戎，又谁咎也。“解而拇”，未当位也。“君子有解”，“小人”退也。“公用射隼”，以解悖也。

山下有泽，《损》。君子以惩忿窒欲。

“已事遄往”，尚合志也。《九二》“利贞”，中以为志也。“一人行”，“三”则疑也。“损其疾”，亦可“喜”也。《六五》“元吉”，自上祐也。“弗损益之”，大得志也。

风雷，《益》。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

“元吉，无咎”，下不厚事也。“或益之”，自外来也。“益用凶事”，固有之也。“告公从”，以益志也。“有孚惠心”，勿问之矣。“惠我德”，大得志也。“莫益之”，偏辞也。“或击之”，自外来也。

泽上于天，《夬》。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。

“不胜”而“往”，“咎”也。“有戎勿恤”，得中道也。“君子夬夬”，终“无咎”也。“其行次且”，位不当也。“闻言不信”，聪不明也。“中行无咎”，中未光也。“无号”之“凶”，终不可长也。

天下有风，《姤》。后以施命诰四方。

“系于金泥”，柔道牵也。“包有鱼”，义不及“宾”也。“其行次且”，行未牵也。“无鱼”之“凶”，远民也。《九五》“含章”，中正也。“有陨自天”，志不舍命也。“姤其角”，上穷“吝”也。

泽上于地，《萃》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

“乃乱乃萃”，其志乱也。“引吉，无咎”，中未变也。“往无咎”，上巽也。“大吉，无咎”，位不当也。“萃有位”，志未光也。“赍咨涕洟”，未安上也。

地中生木，《升》。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

“允升，大吉”，上合志也。《九二》之“孚”，有喜也。“升虚邑”，无所疑也。“王用亨于岐山”，顺事也。“贞吉，升阶”，大得志也。“冥升”在上，消不富也。

泽无水，《困》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

“入于幽谷”，幽不明也。“困于酒食”，中有庆也。“据于蒺藜”，乘刚也。“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”，不祥也。“来徐徐”，志在下也。虽不当位，有与也。“劓刖”，志未得也。“乃徐有说”，以中直也。“利用祭祀”，受福也。“困于葛藟”，未当也。“动悔，有悔”，“吉”行也。

木上有水，《井》。君子以劳民劝相。

“井泥不食”，下也。“旧井无禽”，时舍也。“井谷射鲋”，无与也。“井渫不食”，行“恻”也。求“王明”，“受福”也。“井甃，无咎”，修井也。“寒泉”之“食”，中正也。“元吉”在上，大成也。

泽中有火，《革》。君子以治历明时。

“巩用黄牛”，不可以有为也。“巳日革之”，行有嘉也。“革言三就”，又何之矣！“改命”之“吉”，信志也。“大人虎变”，其文柄也。“君子豹变”，其文蔚也。“小人革面”，顺以从君也。

木上有火，《鼎》。君子以正位凝命。

“鼎颠趾”，未悖也。“利出否”，以从贵也。“鼎有实”，慎所之也。“我仇有疾”，终无尤也。“鼎耳革”，失其义也。“覆公餗”，信如何也。“鼎黄耳”，中以为实也。“玉铉”在“上”，刚柔节也。

洊雷，《震》。君子以恐惧修省。

“震来虩虩”，恐致福也。“笑言哑哑”，“后”有则也。“震来厉”，乘刚也。“震苏苏”，位不当也。“震遂泥”，未光也。“震往来厉”，危行也。其事在中，大“无丧”也。“震索索”，中未得也。虽“凶”“无咎”，畏邻戒也。

兼山，《艮》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

“艮其趾”，未失正也。“不拯其随”，未退听也。“艮其限”，危“熏心”也。“艮其身”，止诸躬也。“艮其辅”，以中正也。“敦艮”之“吉”，以厚终也。

山上有木，《渐》。君子以居贤德善俗。

“小子”之“厉”，义“无咎”也。“饮食衎衎”，不素饱也。“夫征不复”，离群丑也。“妇孕不育”，失其道也。“利用御寇”，顺相保也。“或得其桷”，顺以巽也。“终莫之胜吉”，得所愿也。“其羽可用为仪吉”，不可乱也。

泽上有雷，《归妹》。君子以永终知敝。

“归妹以娣”，以恒也。“跛能履”，吉，相承也。“利幽人之贞”，未变常也。“归妹以须”，未当也。“愆期”之志。有待而行也。“帝乙归妹”，“不如其娣之袂良”也。其位在中，以贵行也。《上六》“无实”，“承”虚“筐”也。

雷电皆至，《丰》，君子以折狱致刑。

“虽旬无咎”，过旬灾也。“有孚发若”，信以发志也。“丰其沛”，不可大事也。“折其右肱”，终不可用也。“丰其部”，位不当也。“日中见斗”，幽不明也。“遇其夷主”，“吉”行也。《六五》之“吉”，“有庆”也。“丰其屋”，天际翔也。“窥其户，阒其无人”，自藏也。

山上有火，《旅》。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。

“旅琐琐”，志穷“灾”也。“得童仆，贞”，终无尤也。“旅焚其次”，亦以伤矣。以旅与下，其义“丧”也。“旅于处”，未得位也。“得其资斧”，“心”未“快”也。“终以誉命”，上逮也。旅在上，其义“焚”也，“丧牛于易”，终莫之闻也。

随风，《巽》。君子以申命行事。

“进退”，志疑也。“利武人之贞”，志治也。“纷若”之“吉”，得中也。“频巽”之“吝”志穷也。“田获三品”，有功也。《九五》之“吉”，位正中也。“巽在床下”，“上穷也。”丧其资斧“，正乎“凶”也。

丽泽，《兑》。君子以朋友讲习。

“和兑”之“吉”，行未疑也。“孚兑”之“吉”，信志也。“来兑”之“凶”，位不当也。《九四》之“喜”，有庆也。“孚于剥”，位正当也。《上六》“引兑”，未光也。

风行水上，《涣》。先王以享于帝，立庙。

《初六》之“吉”，顺也。“涣奔其机”，得愿也。“涣其躬”，志在外也。“涣其群，元吉”，光大也。“王居无咎”，正位也。“涣其血”，远害也。

泽上有水，《节》。君子以制数度，议德行。

“不出户庭”，知通塞也。“不出门庭，凶”，失时极也。“不节”之“嗟”，又谁“咎”也！“安节”之“亨”，承上道也。“甘节”之“吉”，居位中也。“苦节，贞凶”，其道穷也。

泽上有风，《中孚》。君子以议狱缓死。

《初九》“虞吉”，志未变也。“其子和之”，中心愿也。“或鼓或罢”，位不当也。“马匹亡”，绝类上也。“有孚挛如”，位正当也。“翰音登于天”，何可长也？

山上有雷，《小过》。君子以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。

“飞鸟以凶”，不可如何也。“不及其君”，臣不可过也。“从或牀之”。“凶”如何也。“弗过遇之”，位不当也。“往厉必戒”，终不可长也。“密云不雨”已上也。“弗遇过之”，已亢也。

水在火上，《既济》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

“曳其轮”，义“无咎”也。“七日得”，以中道也。“三年克之”，惫也。“终日戒”，有所疑也。“东邻杀牛”，“不如西邻”之时也。“实受其福”，吉大来也。“濡其首，厉”，何可久也。

火在水上，《未济》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

“濡其尾”，亦不知极也。《九二》“贞吉”，中以行正也。“未济，征凶”，位不当也。“贞吉，悔亡”，志行也。“君子之光”，其晖“吉”也。“饮酒”“濡首”，亦不知节也。

说卦传

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参天两地而倚数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

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分阴分阳，迭作柔刚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

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。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是故《易》逆数也。

雷以动之。风以散之。雨以润之。日以烜之。艮以止之。兑以说之。乾以君之。坤以藏之。

帝出乎震，齐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致役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艮。万物出乎震。震，东方也。齐乎巽。巽，东南也。齐也者，言万物之挈齐也。离也者，明也，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，盖取诸此也。坤也者，地也。万物皆致养焉，故曰：致役乎坤。兑，正秋也，万物之所说也，故曰：说言乎兑。战乎乾。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阴阳相薄也。坎者，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劳卦也，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：劳乎坎。艮，东北之卦也，万物之所成终，而所成始也。故曰：成言乎艮。

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动万物者，莫疾乎雷。桡万物者，莫疾乎风。燥成物者，莫燥乎火。说万物者，莫说乎泽，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。终万物、始万物者，莫盛乎艮。故水火不相逮，雷风不相悖，山泽通气，然后能变化，既成万物也。

乾，健也。坤，顺也。震，动也。巽，入也。坎，陷也。离，丽也。艮，止也。兑，说也。

乾为马。坤为牛。震为龙。巽为鸡。坎为豕。离为雉。艮为狗。兑为羊。

乾为首。坤为腹。震为足。巽为股。坎为耳。离为目。艮为手。兑为口。

乾，天也，故称乎父。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谓之长男。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谓之中女。坎再索而得男，故谓之少男。离再索而得女，故谓之少女。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谓之少男。兑三索而得女，故谓之少女。

乾为天，为圜，为君，为父，为王，为金，为寒，为冰，为大赤，为良马，为老马，为瘠马，为驳马，为木果。

坤为地，为母，为布，为釜，为吝啬，为均，为子母牛，为大舆，为文，为众，为柄，其于地也为黑。

震为雷，为龙，为玄黄，为敷，为大涂，为长子，为决躁，为苍筤竹，为萑苇。其于马也，为善鸣，为馵足，为作足，为的颡。其于稼也，为反生。其究为健，为蕃鲜。

巽为木，为风，为长女，为绳直，为工，为白，为长，为高，为进退，为不果，为臭。其于人也，为寡发，为广颡，为多白眼。为近利市三倍，其究为躁卦。

坎为水，为沟渎，为隐伏，为矫輮，为弓轮。其于人也，为加忧，为心病，为耳病。为血卦，为赤。其于马也，为美脊，为亟心，为下首，为薄蹄，为曳。其于舆也，为多眚。为通，为月，为盗。其于木也，为坚多心。

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电，为中女，为甲冑，为戈兵。其于人也，为大腹。为乾卦，为鳖，为蟹，为赢，为蚌，为龟。其于木也，为科上槁。

艮为山，为径路。为小石，为门阙，为果蓏，为阍寺，为指，为狗，为鼠，为黔喙之属。其于木也，为坚多节。

兑为泽，为少女，为巫，为口舌，为毁折，为附决。其于地也，为刚卤。为妾，为羊。

杂卦传

《乾》刚《坤》柔。《比》乐《师》忧。《临》、《观》之义，或与或求。《屯》见而不失其居。《蒙》杂而著。《震》，起也。《艮》，止也。《损》、《益》盛衰之始也。《大畜》，时也。《无妄》，灾也。《萃》聚而《升》不来也。《谦》轻而《豫》怠也。《噬嗑》，食也。《贲》，无色也。《兑》见而《巽》伏也。《随》，无故也。《蛊》，则飭也。《剥》，烂也。《复》，反也。《晋》，昼也。《明夷》，诛也。《井》通而《困》相遇也。《咸》，速也。《恒》，久也。《涣》，离也。《节》，止也。《解》，缓也。《蹇》，难也。《睽》，外也。《家人》，内也。《否》、《泰》，反其类也。《大壮》则止，《遁》则退也。《大有》，众也。《同人》，亲也。《革》，去故也。《鼎》，取新也。《小过》，过也。《中孚》，信也。《丰》，多故也。《旅》，寡亲也。《离》上而《坎》下也。《小畜》，寡也。《履》，不处也。《需》，不进也。《讼》，不亲也。《大过》，颠也。《姤》，遇也，柔遇刚也。《渐》，女归待男行也。《颐》，养正也。《既济》，定也。《归妹》，女之终也。《未济》，男之穷也。《夬》，决也，刚决柔也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忧也。

“元”者，善之长也。“亨”者，嘉之会也。“利”者，义之和也。“贞”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“《乾》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”

初九曰：“潜龙勿用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龙，德而隐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”

九二曰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龙，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，《易》曰：‘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’君德也。”

九三曰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，忠信所以进德也。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知至至之，可与言几也。知终终之，可与存义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”

九四曰：“或跃在渊，无咎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上下无常，非为邪也。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。”

九五曰：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；水流湿，火就燥；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；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；则各从其类也。”

上九曰：“亢龙有悔。”何谓也？子曰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

“潜龙勿用”，下也。“见龙在田”，时舍也。“终日乾乾”，行事也。“或跃在渊”，自试也。“飞龙在天”，上治也。“亢龙有悔”，穷之灾也。乾元“用九”，天下治也。

“潜龙勿用”，阳气潜藏。“见龙在田”，天下文明。“终日乾乾”，与时偕行。“或跃在渊”，乾道乃革。“飞龙在天”，乃位乎天德。“亢龙有悔”，与时偕极。乾元“用九”，乃见天则。

《乾》“元”者，始而亨者也。“利贞”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乾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时乘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

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“潜”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“用”也。

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：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君德也。

九三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“乾乾”因其时而“惕”，虽危“无咎”矣。

九四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“或”之。或之者，疑之也。故“无咎”。

夫“大人”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；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；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，况于鬼神乎。

“亢”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；其为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！

坤至柔而动也刚，至静而德方，后得主而有常，含万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顺乎，承天而时行。

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由辩之不早辩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盖言顺也。

“直”其正也，“方”其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“直，方，大；不习，无不利”；则不疑其所行也。

阴虽有美，“含”之以从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“无成”而代“有终”也。

天地变化，草木蕃。天地闭，贤人隐。《易》曰：“括囊，无咎，无誉。”盖言谨也。

君子“黄”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支，发于事业，美之至也。

阴疑于阳必“战”，为其嫌于无阳也，故称“龙”焉。犹未离其类也，故称“血”焉。夫“玄黄”者，天地之杂也。天玄而地黄。

附录：

为《易经》图书正本清源

“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”的启示

——兼谈《随》变

（代后语）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”的《易经》之记载，文曰：“故《春秋》分为五，《诗》分为四，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……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于诗赋，……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……汉兴，田何传之。迄于宣、元，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列于学官，而民间有费、高家之说。刘向以中（师古曰：‘中者，天子之书也。’）《古文易经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经，或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，唯费氏经与古文同。”以上史书说的是：光禄大夫刘向（公元前77-前6年）受汉成帝（公元前32-前7年）之诏，以天子自藏的《古文易经》作标准，对宣、元时收藏于学官的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《易经》和从民间收集而来的费、高二家《易经》进行校对。结果，“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”外，其余“或脱去‘无咎’‘悔亡’”。刘向因以批了卜筮之辞的天子之《易经》作标准，所以把未批卜筮之辞的《易经》称为“脱去‘无咎’、‘悔亡’”之书。

在《易经》中，“无咎、悔亡”之类的卜筮之辞，不外乎“君子、小人、女、妇”等人物，“有、无、（亡），吉、凶”，是“大”是“小”，或“咎（病）”或“悔（灾）”，或“厉（祸）”或“眚（伤）”，对某行为是“利”，还是“不利”，是“可”还是“不可”；处置的办法是“见大人（告官）”，还是“涉大川（逃亡）”，以及元亨利贞和九六爻题。

又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梁丘、施氏、高氏亡于西晋。”那么未批卜筮之辞的《易经》早已不存在了，而今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，只得将上海博物馆公示的楚竹书易经、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竹书易经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易经以及传世本易经作为依据，剔祛卜筮之辞。以重现《易经》经文。

现以《隋》为例：

（随）

汉竹书 贞无咎 九官有 贞吉出门交有 六三係小

汉帛书 隋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或谕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係小子

传世本 随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有谕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係小子

楚竹书 丈夫六晶係丈夫 小子 求又 利 贞九四 又 贞

汉竹书 失丈夫 丈夫失小子隋有求得利虚贞

汉帛书 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隋有求得利居贞九四隋有获贞

传世本 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九四随有获贞

楚竹书 工又孚才道已明可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係而 之从乃

汉竹书 罪九五复 嘉吉上六

汉帛书 凶有复在道已明何咎九五复于嘉吉尚九拘 係之乃从

传世本 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 係之乃从维

楚竹书 之王用高于西山

汉竹书 亨于支山

汉帛书 之王用芳于西山

传世本 之王用亨於西山

对以上传世本《易经》，著名学者、教授杨鸿儒先生在《易经导读》[1]一书中，作了如下译文：

“《随》卦象征随和。天下之事，均以随和。如果随和，通顺畅达，占问有利，不会有什么灾祸。

初九：思想随时代变化，占卜可获吉祥。走出门外，与他人交往，大有好处。

六二：倾心于柔顺的小人，便会失去正直的丈夫。

六三：依附于正直的丈夫，就能摆脱柔顺的小人，依附丈夫，有求必得。利于占问安居之事。

九四：追随他人，虽有所获，但可能发生凶险。虽有凶险，只要心存诚信，不违正道，光明正大，还会有什么灾祸呢？

九五：以诚信的态度对待善良的人，可获吉祥。

上六：虽然曾经把他囚禁起来，可是又把他放走了，而且逃走得急急忙忙，所以

周文王在脱险之后，才能得以在西山举行祭祀大典。”

如果把上述各版本《周易》，剔祛爻题、“无咎”等卜筮吉凶之辞，余下其经文为：

随1官2有谕3：出4门交5有功6，系7小子8失9丈夫10，系丈夫失小子。随有求得11居12。随又获13又在道，已明于嘉14，系而敏15之，从乃维16之，王用17芳18于西山19。

注释

1随—地名。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：“翼侯奔随。注随晋地。”

2官—《说文》：“吏事君也。”

3谕—《说文》：“告也。”《娄篇》：“晓也。”《韵会》：“及其未悟告之使晓。”此处从《汉帛书》。

4出—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：“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。注出，谓越狱逃亡也。”圜土，《周礼·地官·比长》：“以圜土纳之。注圜土狱城也，狱必圜者，规主仁以仁心求其情，古之治狱闵于出也。又：司圜掌收教罢民，凡害人者弗使寇饰而加明刑焉，任之以事而收教之。疏收教者谓入圜土，见收使困苦改悔。”

5交—《小尔雅》：“俱也。”

6功—一事也，通工。《玉篇》：“善其事也。”

7系—牵连。《孟子》：“若杀其父，系累其子弟。”

8小子—平民，晚辈。《论语》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。”

9失—《说文》：“纵也。”

10丈夫—成年男子。《谷梁传·文公十二年》：“男子二十而冠，冠而列丈夫。”

11求得—《孟子》：“求则得之。”

12居—《广韵》：“安也。”《礼·王制》：“凡居民量地以制邑，度地以居民，地邑居民，必参相得。”

13获—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，注盖获卫郭门。”

14嘉—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：“以嘉石平罢民，注嘉石，文石也，树立外朝，欲使罢民思其文理以改悔。”

15敏—《周礼·地官·司关》：“凡四方宾客敏关则为之告，注敏关犹谒关人也。”此处从《楚竹书》。

16维—《管子·牧民篇》：“国有四维：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”此处从《传世本》。

17用—《说文》：“可施行也。”

18芳—《屈原离骚》：“芳与泽其杂糅兮注芳德之貌也。”此处从《汉帛书》。

19西山—随的西方之山。《阜阳竹书》为支山。《史记·匈奴传》：“出陇西，过焉支山注支山在丹州。”丹州治所义川，今陕西宜川东北，春秋战国时为晋地。

按照与著作同时期的注释，《随》的经文应解读为：

随国的官方有谕：出了圜土狱城城门，凡有劳动能力的人，不论是受系累的平民小子，还是被释放的头人丈夫；或是受系累的头人丈夫，还是被释放的平民小子，随国都会按其请求，度地以居民，使之安居乐业。随国还在狱城的盖获卫郭门前及其道路旁立石为碑，已将有关谕旨明明白白地刻于嘉石之上，告知出狱的囚犯及受系累的人，请遵守元、亨、利、贞（后改为礼、义、廉、耻）“四维”道德，思其文理以改悔。这是国王施行芳德于西山圜土的治狱之策。

《随》明明白白是篇记述公元前700余年时随国“治狱”的文章，为什么会演变成卦爻辞为卜筮之用呢？因为，其时刚步入文明，人们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迷惑不解而崇拜卜筮，凡祭祀、征伐、田猎、出入、年成、风雨、疾病等，常常事先卜问，依卜行事。聪明的人成为卜筮者，他们利用流传于世的散文、故事作为依托去推断吉凶。

公元前8世纪，我国开始铸铁，前6世纪，一些发达的地区较普遍地使用铁工具、铁农具。铁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，生产发展了，产品有所剩余，产生了掠夺与反掠夺，从而出现了春秋战国。时世的变迁，萌芽出新的意识形态。有的认为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可以避免掠夺战争，维持旧的秩序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记录了公元前564年依托《随》文，展开的一场卜筮与礼教之争的事件。传曰：“穆姜薨于东宫。始（生前）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。史曰：‘是谓艮之随，随其出也，君必速出（逃出）。’姜曰：‘亡！是于《周易》曰：随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无咎。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。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然，故不可诬也，是以虽随无咎。今我妇人而与于乱，固在下位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；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；弃位而姤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随而无咎。我皆无之，岂随也哉？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！’”

穆姜与史臣的争论，反映了公元前700年筮教与礼教并存的局面。卜筮者为便于占卜，将“八卦”重迭而成64卦，各借一篇散文故事命名。随后，每卦按上下层次分割开来，以《河图》下六上九（王弼本下六上七有误，见另文[2]）的数字作阴阳的代号，自下往上称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，命作6个爻题，以散文故事内容为依托，判断吉凶。礼教者借卜辞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，改作“仁、礼、义、事”来权衡利弊。再后一百余年，礼教占了上风，他们把“仁、礼、义、事”，改进成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四德，孔丘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据《孔子世家》说：“孔子（公元前551—479）晚而喜易，序、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，读《易》韦编三绝”，其弟子继之，编成《序卦传》、《彖辞上传》、《彖辞下传》、《系辞上传》、《系辞下传》、《象辞上传》、《象辞下传》、《说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及《文言传》十传。

对于《随》，礼教认为：

《象》曰：《随》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，《随》，大，“亨贞无咎”，而天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。

《易经导读》[3]译为：

《彖辞》说：《随》卦象征具有阳刚之性而能谦居于阴柔之下，以自己的行为，而使人民欢悦互相随从。这种态度具有宽大、正直、通情、达理的特点，不会有任何灾害，于是天下的百姓都会来追随自己，追随贵在于把握适当的时机，适当的时机，这个意义真是大得很。

又：《象》曰：泽中有雷，《随》，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“官有谕”，从正“吉”也。“出门交有功”，不失也。“系小人”，弗兼与也。“系丈夫”，志舍下也。“随有获”，其义“凶”也。“有孚在道”，“明”功也。“孚于嘉吉”，位于中也。“拘系之”，上穷也。

《易经导读》[4]译为：

《象辞》说：水泽之中隐藏着惊雷，这就是《随》卦的象征。君子有鉴于此，取法自然，随时作息，向晚安息。

所谓“思想随时代而变化”，必须遵守正道，才能获得吉祥。

所谓“走出门外，与他人交往，大有好处。”因为这没有任何损失。

所谓“抓住了青年人，”就不能再兼有其他了。

所谓“抓住了成年人，”便有意放弃了作用大的青年人。

所谓“追逐之中有所收获”，这本是一件有危险的事。

所谓“要有一片诚信，合乎正道”，这是由于明察事理而取得的功绩。

所谓“以诚信的态度对待善良的人，可获吉祥”这是因为立于中正之道。

“把周文王囚禁起来”，说明殷王纣已经空途末路了。

以上是用礼教观点，对于《随》的认识及其解释。

东汉时，郑玄（127—200）持礼教观点为“经”写“注”，并合成一册，有《三国志·高贵乡公传》可证。转载：“帝又问曰：‘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，郑玄作注，虽圣贤不同，其所释经义一也。今《彖》、《象》不与经文相连，而注连之，何也？’俊对曰：‘郑玄合《彖》、《象》于经者，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。’帝曰：‘若郑玄合之，于学诚便，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！’”因此，三国魏玄学家王弼（226—249）把《彖》、《象》按64篇拆开，分别置于各个卦辞后面，还将《文言》拆开分别配于“乾”、“坤”两卦爻辞后面，其余各传，均附于卷尾。后人称该版本为“王弼本”。宋代大儒家朱熹（1130—1200）作《周易本义》，又把《洛书》、《河图》、《太极图》、《八卦方位图》等9幅数易图，列为卷首，这就是现今流传于世的《周易》。

上述事实说明，《周易》源于先秦的散文，那时以最简洁的文字，用简牍书写，对当时人所共知的事物，有的仅用一字记之。如《随》中的“随”即随国、“失”言放纵、“出”为越狱、“嘉”是公告等等。事越千年，物是名非，如今用刻舟求剑之法，以现代用语去套释千古文章，势必误解曲解。加上千百年来，卜筮者与儒学者一再将其意识、观点借散文进行批注，融入散文字行之间，形成与原文平起平坐的局面，造成文意紊乱，文辞诘屈，使人对其迷惑不解。从而《周易》成了中国最难读懂的一本书，因此将其纳入“哲学之类”，让人们无休无止地去猜想，去琢磨。如果要读懂《易经》，运用《易经》，必须理清其发展与形成的阶段，将文学散文、卜筮之辞、礼教批注“三者”，严格地区别开来，分别地研究它们的时代背景，才能理解它们的各自内涵，达到重新认识《易经》的学习目的。

《随》是《周易》用作依托的64篇散文故事之一。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。由《随》变可以看到整个《周易》的基础是由64篇散文故事组成的，然后，逐篇批入卜筮之辞，再以礼教观点引伸注释，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文化现象。现今对于《周易》的研究，已进入一个高潮时期，论文专著如山似海，但作为其基础的经文还有待进一步开发。笔者受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启示，将《周易》64篇卦辞，剔除卜筮之辞，排除礼教干扰，进行逐篇解读，以恢复经文的本来面目。原来64篇经文，篇篇精彩，可归纳为婚姻与家庭、哲理与人生、科技与灾害、王治与策略、战争与和平、祭祀与信仰等六个部分。但由于本人学识所限，很难剖析经文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，因力不能及，有待文学界、史学界尤其是易学界的专家们，给予竭诚帮助。（罗俊扬）

编辑：杨丽

《馆藏《易经》综合研究（6）

无

 打印本页 |  关闭窗口

[关于我们](#) | [招聘信息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友情链接](#) | [相关介绍](#) | [免责声明](#)



copyright©2006 Power By confucianism® 中国国学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:05026449